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二十八回 傳邊報決意親征 定奇謀克期破敵

正擬柔情繾綣，何期警報傳來。禍機知否為誰開？預兆他年兵敗。

話說黑王因夜間沒有與公主親近，正在懊悔，欲要上前繾綣一番，不期外面忽有警報傳來，說有緊急軍情，只得急急出去臨殿。當有眾文武上前朝賀已畢，然後兵部尚書吳謀出班奏道：「今有百結關守將焦豹差人送告急本章到來，說哈米國國王洪紅知道千歲娶得紅國的鶯粟公主為妃，因他前時曾欲聘為正宮，紅國未肯應允，此刻倒被千歲安安穩穩地娶來，所以他心中不甘，特遣大將金沙門、銀沙門等統領烏鴉兵十萬，直扣百結關下寨，連日攻打關門，晝夜不息。說除非將鶯粟公主獻他，方肯退兵。不然踏平我國，殺得雞犬不留。焦豹出戰已經連敗數陣，百結關危在旦夕，因此特遣手下差官，星夜到來告急，求請救兵。想救兵如救火，務望大王立刻遣將，帶兵前去協守此關，庶可保得無虞，否則恐有不及。倘百結關有失，敵人便可長驅而入，直逼國都。那時悔之晚矣！」黑王大怒道：「何物哈迷國王，好生大膽，擅敢胡言亂語，入寇我邦。若不給他個片甲不回，不獨他不知道寡人的厲害，且恐他國亦將效尤。為今之計，不若親自前往征討，庶幾兵將用命，一戰成功，不知賢卿等以為何如？」眾朝齊聲道：「足見主公英武，目下正當如此，否則恐被他國輕視。」當有奚大忠上前奏道：「臣願隨駕前往，以參帷幄，萬望我主恩准。」黑王喜道：「得卿同去更妙，就封卿為參謀之職，同去立功。」奚大忠謝了恩，又奏道：「有紅國護送妃子到來的文武兩員，未蒙大王發遣，今日尚在館驛之中，未奉恩命，不敢遽然回國。敢請大王定奪。」黑王道：「不是賢卿提及，寡人幾乎忘卻。如今也不必宣來相見，即煩賢卿傳寡人之命，每人賞他白銀千兩，令他們即速回國覆命便了。」奚大忠領旨自去幹辦此事，一言表過不提。

再說黑王平日本是性如烈火的人，今日聽見哈迷國如此無禮，如何不怒？因此也不管妃子初來，不免在宮寂寞，立降不旨意，命拜鎮國大將軍紅袍大力子王伯超為大元帥，挑選雄兵十萬，在王城外等候，寡人立刻駕到，來同往征剿。又命左丞相阿骨打右丞相殺不完監國，如有緊要軍國大事，立即差人飛馬奏聞。左右二丞相及新元帥王伯超謝恩已畢，黑王因掛念新妃，自己暫時駕退回宮，直至公主宮中，與之說明：「寡人因哈迷國相欺太甚，發兵犯我的百結關，故要親自往征。此去多則兩月，少則一月，便可回朝，萬望愛妃勿怪寡人薄情。」黑王說畢這幾句話覺得心中悽慘，不免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。哪裡曉得公主正在暗暗躊躇，只怕今夜到來纏擾，此刻聽得黑王說要親自出征，回來尚有多日隔開，不覺正中心懷，異常歡喜，便道：「這是要緊事情，正宜示以威武，使他國驚懼，豈可因賤妾一人而誤國家大事，不知大王何時起駕？」黑王道：「寡人因想救兵如救火，卻是刻不可緩的事。所有兵將已經齊備，只候寡人別了愛妃，就要起行了。」公主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尚容賤妾備筵祖餞，以壯行色。但願大王此去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賤妾在此專望捷音。」說畢便命宮人們立刻將筵備好，新自敬酒三杯。黑王大喜道：「多承愛妃美意，寡人自當領情。」遂即坐下將酒速飲三杯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寡人就此去也，一切望愛妃自己保重，寡人也不多囑了。」說畢便到王妃處，略略說些原委，也有一番餞別的事情，卻可不必煩瑣。

不多一回，黑王便命出宮，升殿少坐，早有御廚中備好卷毛赤兔御馬一匹，在殿下伺候。那奚大忠亦來覆命說：「雅裡金忽必烈已經回國，囑臣代為謝恩。」黑王大喜，因命眾朝臣好生代理國政，不必相送，就此下殿上騎，命奚大忠一同騎馬隨駕出城。到得城外，早有鎮國大將軍紅袍大力子王伯超，帶領手下偏裨將官十萬雄兵前來跪接。黑王見兵馬甚是雄壯，各將弁等又各雄赳起氣昂昂異常驍健，心中萬分得意。就命拔隊起行，左右一文一武，文的是參謀奚大忠，武的是元帥王伯超保駕，一路上旗幡招展，繡帶飄搖，劍戈如林，槍刀似雪，浩浩蕩蕩，殺氣騰空。黑王便在馬上揚鞭指著眾軍，回顧奚大忠王伯超道：「寡人有如此軍將，何敵不摧？何物哈迷，敢爾大膽，正所謂螳臂擋車了。」因即口占二句道：

橫行自有寡人在，那怕哈迷百萬兵！

黑王吟畢哈哈大笑，奚大忠、王伯超道：「皆賴千歲平日教訓之力，所以有此軍容，彼哈迷國妖魔小丑，何足道哉！千歲此去，真如摧枯拉朽，克敵即在指顧之間。臣等得叨福庇，亦與有榮。」黑王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好得百結關相離王城不遠，不過七八天的行程，便可趕到。」如今且丟過不提。

單表哈迷國王洪紅，亦知黑國強盛，為眾國中之魁首。只因哈迷國的國俗，所有軍民人等悉皆矯捷善戰，從不知兵凶戰危的道理。所食無菜蔬五穀，惟逐獸捕魚而食。所衣無棉葛絲麻，惟魚皮及獸革。國中法度尚膂力而棄禮義，貴橫矮而賤直長，凡聞某處有金，某處有銀，必窮搜極索，得而甘心，雖父子兄弟之間，從不肯略為相讓。或見美貌女子，即使至親骨肉，亦要強搶硬娶，以強為勝。又用竹木結成筏子，四出邀截過路客商，得財之後便亂搶亂奪，自己互相殺傷，國王也不究問。若得黍粟米豆之類，便進於國王享用。其最厲害者，沿海一帶俱有良馬從海中出來，食息於海灘之上，其馬四足如鳥，肋間有翅，渾身俱係鱗甲，厚有寸許，堅如鋼鐵，任憑用刀槍劍戟，莫能傷其分毫。惟項下有懸肉一塊，稍覺柔軟。登山陟險如履平地，行走倍于飛鳥，行止眠食皆隨老母，至死不離。老馬之性，又最柔馴，喜食黍粟等物。欲得馬若，先以黍粟米豆置於海畔，俟老馬來到，後面必有千百成群隨於其後。就將老馬繫之，跨在老馬背上而行，群馬皆隨之而走。平時不必用草料喂養，惟以海水飲之便可無妨。若不用時，仍可釋放於海中，無放牧之費，而獲馳驅之用。平日仗以自雄者，皆恃此海馬之力。前時哈迷國王聞知紅國阿芙蓉公主異常美麗，意欲娶為正宮，曾經差人至紅國求聘。無奈紅王嫌其性情兇惡，是以三回五次往求，不肯輕許。當時洪紅大怒，即欲發兵前去劫奪，無如紅國尚在西面，中間隔著黑國。若要前去非假道於黑國不可。奈平日與黑國不甚和好，恐怕黑國不允，是以遲遲不發。不意隔了半載光景，忽聞得阿芙蓉公主已被黑王聘為側妃，不日即要娶歸，因此不禁勃然大怒，特令金沙門、銀沙門兩個元帥先往海邊收取海馬，不到三日工夫便收了一萬餘匹。洪紅因命另選一萬精壯的軍兵，作為馬隊，令金沙門、銀沙門兩人率領偏裨牙將，帶了名為烏鴉軍在前開路，直攻黑國的百結關。自己職掌中軍，帶領步兵九萬接應。又再三叮囑兵將等，定要將阿芙蓉公主奪來方肯罷休，否則就趁勢將兩國吞滅，不怕阿芙蓉不能到手。那日金沙門同著銀沙門兩個押著馬隊，直至百結關離關十里下寨，修下戰書一封，命軍士送至關中。

守關將焦豹拆開一看，不覺怕案大怒，喝將來使綁出轅門斬首。那個軍士嚇得面如土色，兩旁刀斧手剛要動手，當有監軍使鐵元勸道：「將軍且請息怒，兩國相爭不斬來使，況一個軍士乎？如今且把他釋放，叫他傳語金沙門、銀沙門兩人，快快洗頸待戮。」焦豹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暫且饒他性命，把他重責軍棍二十，然後放回。」說畢便喝左右行杖，直打得皮開肉綻，方把來趕出關去。那個軍士得了性命，抱頭鼠竄而逃，回到大營在金沙門面前哭訴一番。

金沙斗大怒，立命銀沙門帶領驍將十員馬兵三千，扣關討戰，自己亦率領大隊人馬在後接應。再說銀沙門率兵到了關前排開陣勢，坐名要焦豹見陣。焦豹雖知哈迷國的兵馬厲害，因想終是無紀之師，怎能及得我邦久練之卒？因即頂盔貫甲，騎一匹烏騾馬，手中端著開山巨斧，統率步兵五千，偏裨將校數十員，立命開關衝出。見對面已經將陣勢排好，只得也命手下排開陣勢，自己率領眾將拍馬掄斧，衝至陣前。抬頭一望，只見對陣門旗開處閃出一員上將，生得面如白璧，發若銀絲，身穿象皮白甲，頭頂虎頭大盔，那個頭足有巴斗大小，最希奇的是那個身材，騎在馬上約來不過三尺餘長，橫裡到也有尺餘闊，竟像一座方塔一般，真是可怕。手中的軍器卻是一個獨腳銅人，而且兩邊排列的將官闊短亦一般無二，不覺好笑，因即將斧一指大喝道：「呸！你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，莫非就是叫什麼金沙門麼？快快通下名來，在本將軍斧下領死。」銀沙斗大喝道：「你這瞎眼的東西，金沙門是俺哥哥，豈肯與你交手？俺乃銀沙門是也。你莫非百結關的主將焦豹麼？」焦豹道：「然也，你既知本將軍的威名，怎不下馬受縛，還敢在此耀武揚威？」銀沙門道：「休得胡言！俺且問你，紅國的阿芙蓉公主是俺家大王聘定的正宮，怎麼你家國主擅敢娶為側妃？如今俺家大王特起傾國人馬，到來問罪，你惹知事的速速奏明你國王，把阿芙蓉公主獻與俺家大王，萬事全休。如若有個

不字，立刻將你關隘踏平，然後殺至王都與黑王面講。那時只怕悔之晚矣，你且自去想來。」焦豹本是個莽夫，耳中雖聽得有人說過黑王欲娶紅國阿芙蓉公主為妃，只道已經娶到，哪裡曉得這個時候阿芙蓉公主方在紅國起行，尚沒有與黑王成親。他便不管青紅皂白，喝道：「俺家大王娶妃也是常事，卻與你國什麼相干？如今你既到此，且請嘗我大斧滋味。」說畢便拍馬舞斧，直衝過去，向著銀沙門攔頭砍下。銀沙門說聲「來得好！」便把手中獨腳銅人舉起望上用力一迎，震得焦豹兩臂酸麻，虎口也幾乎震開，那柄大斧便倒向自己頭上斲來，不覺暗暗吃驚，連忙把斧收住。欲起第二斧時，銀沙門的銅人已從攔腰打來，只得用盡平生之力，將斧把銅人攔開。哪裡知道這個銅人重有三百餘斤，怎能攔擋得住？只急得滿頭是汗。幸虧他粗中有細，急忙中忽然想得一個計較，暗將馬頭帶偏，用力將那銅人向旁一推，趁勢將斧向外一抽，便把雙膝將馬一夾，直望本陣逃去。銀沙門倒沒有防備他這個法子，剛欲用力將銅人壓下，焦豹已脫逃而去。不覺大怒，喝令手下兵將等一齊放馬衝陣。

焦豹看見，忙令手下用箭亂射，一時間箭如飛蝗，豈知一毫無用，射到人馬身上，均各紛紛落下，仍然向前衝來。霎時間把焦豹的兵將衝得四分五落，被傷者不計其數。焦豹只得領著敗殘兵將，望關前逃生。幸虧監軍使鐵元早有準備，一見焦豹敗下，便命開關放進，一面命將桐油煎熬的糞汁，用噴筒向下亂噴，銀沙門方不敢近關，命掌得勝鼓回營。卻巧後隊金沙門接應兵已到，得知銀沙門得勝，不覺大喜。意欲即時攻關，因見天色已晚，只得下令暫且退歸原處，歇息一宵，明日再行攻打關門。於是眾軍齊奏凱歌回營。金沙門一面命人報捷於哈迷國王，一面升帳齊集眾將商議破關之策。

正議論間，忽從西北角上一陣大風捲來，把大帳下所豎的一竿主旗平空地擊成兩段，猶如刀斬斧斲一般。金沙門見了，不知主何吉凶，頓吃一驚。當有牙將飛過海上稟道：「帥斧不必驚異，此風來自西北，應主敵人夜來劫營，是以有此警報，欲帥爺預防備耳。」金沙門恍忽道：「將軍之言是也。」便傳下號令撥派驍將四員，各帶馬隊一千，四面埋伏，但看中軍火起，便一齊殺入，生擒敵將。又令銀沙門帶領步卒三千，伏於要路，待敵軍敗走即突起邀截，乘勢搶奪關廂。各將領命去後，然後自己帶領兵將退下五里下寨，相機接應。正是：

埋伏窩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餌捉金龜。

這且不提。再說焦豹回到關中，撿點敗殘兵將，傷去兵卒一千有餘，裨將五員，受傷兵丁亦有千餘。只得發往後營著令醫士醫治，然後自己升帳坐下，向監軍使鐵元稱謝道：「若非監軍預備，本帥幾乎不能回關，那個銀沙門的本領果然高強，只不料那些馬兵竟有如許厲害，刀箭均不能傷他。定有什麼遮護的東西在身，所以如此。為今之計，除非於夜間前往劫營，使他不及防備，方可取勝。不知監軍意下如何？」鐵元道：「此計雖然可用，但他初到，豈有不知防備？若恃一勇前往，看來殊非勝算。」焦豹道：「照監軍這般說時，是叫本帥不要去劫營了？但是把他養成銳氣，恐白晝打仗愈加難以取勝了。此關重大，萬一有失，豈不見罪？這便怎生是好！」鐵元笑道：「並非不要將軍前去建功，兵法云：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又云：謀定而後戰，方稱智勇之將。今將軍要去，只須將馬步軍兵分作數隊，第一隊用馬兵二百，各帶放火器具，衝進敵營，一則探看他們動靜，二則將軍也不致身入重地，然後將軍帶步兵一千，緊隨於後。若有準備，便可退出，以免被敵人所算。再者他們既然有備，必於要路伏兵截我歸路；或乘勢搶我關廂，則不可不慮。方才見他們的馬隊衝來，我們軍士將藥汁噴下，方不收衝上，想是畏懼此物。如今可撥步兵三千名，各帶藥汁噴筒，分為兩路在關前守候，不獨可以保護關廂，且可為前軍接應，如此方見萬全，未知將軍以為然否？」焦豹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，足見監軍算無遺策。晚間照此而行便了。」說畢便發令箭，一一照計派定。另分一半將士隨同鐵元守關。又傳下號令，著所派出關的各軍初更造飯，二鼓飽餐，三鼓一律出關。眾軍遵令，自去準備不提。

這裡焦豹滿懷得意，以為今夜定奏大功，好不性急。直等到二鼓之半，眾軍已一律披掛齊整，焦豹乃別了鐵元，跨上馬匹，命一齊將鸞鈴摘去，靜悄悄地開關而出。是夜恰巧月色朦朧，軍士們均是熟路，所帶火把各藏於竹筒之內。焦豹四面一看，並無動靜，率領馬步兩軍放膽而進。依著鐵元之言，另將步卒三千分伏關前，若有緊急即速前來接應。吩咐已畢，即催馬前進，到得敵營前，即令馬隊先行進去哨探，乘間放火燒營。自己暫在營前遠遠觀望。這些馬軍遵令，將火把取出吶聲叫喊，直望營中衝去。哪裡曉得方進寨門，見是一座空營，知必有計。急欲退出，只見營中火光冲天而起，四面軍兵殺出，只得接住混戰，哪裡抵擋得住？不一刻已被哈迷國兵殺個罄盡。外面焦豹望見，知是中計，連忙率兵退回，不期走到半路，突然火光又起，兩邊伏兵齊出，阻住去路。焦豹慌得手足失措，只得拚命力戰，戰夠多時，莫想衝出重圍。漸漸地支持不住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見敵兵紛紛倒退，口中喝著：「那個噴筒厲害，須要防備！」焦豹知是救應兵到，即忙同手下將士竭力望外面衝殺出來，與那救應的兵合為一處，便望關前而逃。後面敵兵趁勢趕來，幸有噴筒擋住，方才不敢向前。焦豹遂令鳴金收兵，進得關來，計點兵士馬隊均已被殺，所帶步卒亦傷了大半。只把個焦豹氣得暴跳如雷，只得連夜與鐵元商議，修成告急本章，差官星夜趕攢進都請救，一面傳令添兵守禦，防備敵兵攻關。這令方下，外面軍士已連連報進，說哈國兵攻打甚急，請帥爺定奪。焦豹只得同著鐵元上關守護。一連被他攻打數日，幸虧鐵元隨機應變，守禦周密，不致稍有挫失。自此數日，已是困頓異常。一日忽又聽見炮聲大震，焦豹遂同鐵元上城，用了遠鏡遠遠窺視，但見前面無數兵馬，漫山蓋地而來。所有旗子一律都是蜈蚣旗，便知是哈迷國王親自到來。焦豹同鐵元見了，不覺憂形於色，想著請救已經多日，怎麼還不見來？倘他輪流到來攻關，如何支持得住？只得與鐵元議定，每日輪流上關守禦。

到了次日，果然哈迷國王親統生力軍上前把關圍住，極力攻打。焦豹又勉強支持了幾日，正在馬分著急之際，忽有流星探馬報來，說王爺親自統率雄兵，前來救應。離關不過數十里了，請帥爺速去迎接。焦豹見說，不覺大喜，便請監軍使鐵元權主關務，自己火速單騎前去迎接。行不到二十餘里，已見本國旗號的兵馬整隊而來。焦豹便下馬來，站在道旁等候。直等到黑王將要駕到，便一面叫軍士們先行通報，一面俯伏塵埃。待黑王行過時，便說：「臣百結關守將焦豹，知我王到此親征，因此特來迎駕，望大王乞恕不能遠接之罪。」黑王見了即勒住了馬，以鞭指道：「怨卿無罪，可將哈迷國兵的情形速速奏與寡人知道。」焦豹便將怎樣出戰，連敗兩陣，怎樣連日攻打難以守禦的話，一一奏明。黑王笑道：「這些螻蟻之卒，寡人一舉手即成齏粉矣。何足懼哉！卿可在前引道，寡人到彼，自有破敵之策。」說畢便率兵前行。到了關中，鐵元率領眾將前來朝見，又與大元帥王伯超、參謀奚大忠相見。焦豹便將帥府讓出，請黑王居住。黑王便命王伯超出去，將眾三軍就在城中頓紮，歇息一宵明日出戰。一面即在帥府升堂坐下，把監軍使鐵元召來細問。鐵元就將哈迷國兵馬厲害，刀槍不能著身，惟見守關所用桐油煎熬過的糞汁，稍知迴避，其餘都不懼怕的話奏上。黑王點了上點首，心中暗暗躊躇盤算了一回，除非如此這般的計較，方可破他，但亦不能預定，須待明日見過了陣，再行定奪，想畢便命焦豹、鐵元仍去守護城關，又派帶來的牙將數員上關協守，自己同奚大忠退進上房，一切食用自有焦豹供應，不必細說。

一宿晚景已過，到了次日黎明，黑王傳旨出來，命伯超點兵五千，立刻就要隨駕出關。王伯超領旨去訖，不多一回已經將五千雄兵調出，在關上等候。王伯超全身披掛，左插弓右插箭，手執金刀，跨下銀鬃寶馬，帶領十餘員來將黑王出關觀戰。黑王隨同了奚大忠，上馬得出帥府，至關門首放了三聲大炮，開關而出。金沙門同銀沙門兩個正在揮兵攻關，見關內有人馬出來，連忙退下，嚴陣以待。舉目一看，見是黑國王親臨，連忙差人報與哈迷國王知道，也即排隊出營來與黑王答話。要知兩軍誰勝誰敗，且聽下回分解。